随笔

追梦朝阳沟

杨华瑞

“桥梁全长484.8米，桥面总宽35米，双向6车道……”朝阳沟大桥已建成通车的消息，在多个报刊登出。这个消息震惊和感动着我。是巧合？还是有着非凡的含义？桥名和当代著名编导杨兰春和河南豫剧三团共同打造的豫剧现代戏《朝阳沟》一字不差。

杨兰春穷苦农民出身，种过地当过和尚干过小炉匠唱过戏三八老干部扛过机枪打过仗。行军的路上他常捡起瓦片说快板鼓舞战士英勇抗敌。首长发现他的才华命他转为部队文艺兵，抗战胜利后，他转向洛阳市文工团担任团长，到京城国家文艺最高学府深造，学业有成返回河南自编或与他人合作多部戏本。上世纪50年代，他7天内奇迹般连写带排练出了现代豫剧《朝阳沟》。毛泽东、刘少奇、朱德等领导观看后，走上舞台合影留念，毛主席对现代戏鼓励说：“你们演得好！”

正在杨兰春出书写戏旺盛之年、省豫剧三团事业步入成熟岁月，“文革”风暴袭来。1967年元旦，三团群众纪念毛主席观看《朝阳沟》三周年，文艺界少数人和某大学造反派冲入纪念会会场，撕下国旗，大喊口号：“三团保皇派滚出去！三团是文艺黑线修正主义产物，三团是打着红旗反红旗”等口号，省豫剧三团从此停止了一切正常工作。造反派批《朝阳沟》“是写落后人物没写阶级敌人”“是阶级斗争熄灭论”。责令编导杨兰春将《朝阳沟》一次次改编，不达标就一次次地批斗，剧中的演员有下农场劳动的，有多年不能登台的，失去十年的青春年华。

登封县曹村，是杨兰春及三团当年排练《朝阳沟》的生活基地，危难之时，党支部书记荣寿得知此情跑到郑州，找到老杨说：“待不下去就回咱家吧。”朴实的村干部啊，他哪里知道那时咱回不了家呢！荣寿支书回村后，向村民们通报老杨和三团的危难，村民们说：“老杨是老革命，带豫剧三团在咱这儿排戏，住到咱们家，排咱自己的戏，是咱自己的团，《朝阳沟》毛主席看过是好戏。”他们要救老杨，保护《朝阳沟》，保护省豫剧三团。经村支部研究，顶风冒险，把当年的曹村更名为朝阳沟村，并得到当时登封县志的认同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1978年，三团以河南豫剧团的名义赴京演出。当时文化部的贺敬之、张庚等领导和专家召开了座谈会，肯定了演现代戏的三团和《朝阳沟》，呼吁恢复三团建制。在河南省委的支持下，恢复河南豫剧院三团，《河南日报》登出了消息。

在习近平总书记《文艺座谈会讲话》的精神指引下，河南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厅领导带领三团“回娘家”朝阳沟村，并把朝阳沟定为省会文艺单位的生活基地，修建朝阳沟剧院，三团在新时代连连出好戏出新人。

朝阳沟桥的竖起，是朝阳沟故事的延续。有一位诗人写道：“一本《朝阳沟》，形成三团派。人才传三代，品牌越戏外。”戏外的我是三团的绿叶，曾在《朝阳沟》戏里演银环妈。如今虽八旬已过，我为第二故乡朝阳沟水库大桥喝彩！向建设者们致敬！为我曾共同奋斗过的大家庭三团加油！我愿紧跟时代，跃上朝阳沟大桥，追国之梦家之梦，愿把美梦告知我的导师杨兰春、告知力挺《朝阳沟》的村干部荣寿在天之灵，天地共享朝阳沟的美好之梦。

（**杨华瑞**，河南豫剧院三团离休演员，豫剧《朝阳沟》银环妈扮演者。）

随笔

纯棉时代

路来森

如今，冬日棉衣，大多以羽绒为主，轻而暖，不是不好，但它，却缺少了“泥土加阳光的味道”，所以，我似乎更怀念从前的那个纯棉时代。

那个时候，家家户户都有棉田，故而，冬日盖被着衣，都是纯棉的：纯棉棉被、纯棉棉袄、纯棉棉裤，甚至于袜子，也是纯棉的。

秋天里，棉花渐次收下，晒干。然后，就是“弹棉花”了。村村都有“弹花机”，棉花续入弹花机，棉籽被弹出，出来的，就是洁白柔软的棉絮。于是，家家户户晒棉絮，棉絮放在高粱秆铺成的床垫上，一边晒，一边还要用辣条抽打着，以便晒得均匀。常说“棉如云”，棉絮，才更像云呢，像一块块的“堆积云”；上天把它降落人间，好来温暖这个尘俗的世界。

天气渐冷，家家户户就开始做棉衣了。

总是先做棉被，做棉被通常是几个人，几位家庭妇女围在一起，共同完成。铺棉絮，是一件技术活，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，讲究厚实、均匀。拿一块棉絮，放好位置，左手摁住，右手轻轻一扯，不大不小，恰好将那个位置填满。动作连续地进行，一摁一扯间，极有节奏感，那种韵律，有一种舞蹈般的美感。棉被，讲究“三表新”：外表是新碎花布，中间是新棉絮，内里是洁白的棉布。那个时候，我的母亲，在一床新棉被做成后，习惯于把脸伏在棉被上，轻轻地摩擦着。我想，母亲一定是想从那种温软的摩擦中，提前感受棉被在冬日里给人带来的温暖。

新棉被，盖在身上，就是好。

棉花，来自泥土，又吸足了阳光，故而，一床新棉被，就总是充满了泥土的味道和阳光的味道。那些年里，冬日，每次新棉被盖在身上，我总是不断地把棉被贴近鼻端，贪婪地吮吸着。那种味道，绵醇、厚实，又有一种淡淡的焦糊味。我知道，那种“绵醇和厚实”，正是来自大地；想到大地的绵延和辽阔，想到大地的陈实和丰厚，你就会觉得，这样一床纯棉被盖在身上，睡觉也踏实，做梦也甜香。最让人喜欢的，还是棉被的那份“淡淡的焦糊味”，那，正是一种阳光成熟的味道。深深地嗅着，这种味道，让你痴，让你醉。你能从中感受到秋阳熠熠的那份灿烂，感受到一朵棉花绽放的那份欣喜。最重要的是，纯棉棉被的这种“阳光的味道”，经久不衰。盖一段时间，阳光的味道，也许会逐渐变弱，不要紧，天气晴好的日子，拿到太阳底下，晒一下，它就会又吸饱阳光了，于是，“阳光的味道”再次变得强烈起来。一样的绵醇，一样的温香……

做棉衣，总是母亲和祖母的事情。

棉絮加进棉衣里，叫作“续棉”。我喜欢看母亲和祖母“续棉”。续棉，亦是一件技术活，母亲和祖母做这件活儿的时候，特别的心细，特别的宁静而安详。室内，静悄悄的，所有的注意力，都集中在一团团的棉絮上。一团团的棉絮续填着，填进的，就是一团团的母爱。一件棉衣做成后，是哪个孩子的，就让这个孩子先试穿一下。棉衣穿在孩子身上，母亲和祖母就围在旁边，四下里看看，细细端详着，拉拉、扯扯，摘摘棉衣上的丝絮，然后，拍打拍打，说声：“好了。”一脸的柔软和欢喜。心情，温暖如棉。

纯棉的棉衣，特别的保暖，隔寒，且耐穿；新三年，旧三年，一件纯棉棉衣，通常能穿上几年。破了，棉絮露了出来，像旧岁月里绽放的花儿。最重要的是，纯棉棉衣，同样也贮满了“阳光的味道”，越是在冬阳之下，阳光的味道就越是充足。所以，很多时候，我们这些孩子，也会像老人那样，喜欢在南墙下晒太阳，好晒出足足的“阳光的味道”。

好想让母亲再为自己做一件纯棉棉衣：长长地嗅着那泥土的味道，阳光的味道；感受着母亲那纯棉般的温软醇厚的母爱。

成语·郑州

因势利导

李济通

因势利导，出自《史记·孙武吴起列传》：“孙子谓田忌曰：‘彼三晋之兵，素悍勇而轻齐，齐号为怯，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。’”其实，这个成语故事的发生地，就在新郑市的马陵岗。

马陵岗，又称马陵、马陵道。位在今新郑市与中牟县的交界处。清乾隆《新郑县志》说：“马陵，韩地，在今新郑县东三十里。”当地人称四十五里马陵道。由于这里道路狭窄，多有险隘，是兵家博弈布阵的理想之地。2000多年前，赵、魏那次著名的马陵之战，主战场就在这里。

公元前368年，魏、赵两国联合攻打韩国，重兵直指韩都新郑，于是韩求齐国相救。齐桓公派大将田忌、谋士孙膑率兵助韩。齐军采用击魏救韩之法，大军直捣魏都大梁（今开封市）。魏将庞涓得知消息，立即停止攻韩，回师大梁。此时，孙膑对田忌说，庞涓所率三晋之兵，素质骁勇但盲目轻敌，认为我们害怕他们。因此，我们应该因势利导，采用减灶之法，诱敌深入，再行破之。即在进入魏地时，用十万灶做饭，次日减为五万灶，三日后减为三万灶，以麻痹庞涓，使其上钩。庞涓率部尾随三日，见齐军锅灶日减，就高兴地说，我熟悉齐军阵法，他们入魏三天，兵士即伤亡过半，应乘势追击，彻底歼灭之。于是丢下步兵，亲率精锐骑兵，日夜兼程，追击齐军。这时孙膑计算，根据魏军行进速度，这天傍晚当至马陵，便命大军利用地理优势，设伏御敌。并选派善于射箭的弓弩手万人，埋伏道路两侧，令其是夜如见火炬，即可万箭俱发。同时，还让军士在庞涓必经之路的一棵大树上，刮去树皮，写上“庞涓死于此树之下”的标语。

这天夜幕时分，庞涓果然兵抵马陵，他见一树上写有文字，即秉烛察看，未及读完，就见万箭如雨，向他射来。魏军大乱，死伤无数。庞涓自知智穷兵败，拔剑自刎。死前他说：是我成就了孙膑的大名。齐军乘胜追击，不仅大破魏军，还俘虏了魏太子申。魏国从此一蹶不振，韩国亦由此而转危为安。

因势利导，也作因势顺导。意为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趋势，适时将其引导到正确的方面和道路上来。

名人轶事

张大千当众“打假”

闫莹莹

初入画坛时，张大千还是个无名小辈，为了多挣点画资，他就经常临摹名家的画作，仿的最像的就是明末清初画家石涛的作品，惟妙惟肖，简直是“石涛复生”，很多收藏家、鉴赏家因此上当。

1925年冬天，画家张半丁邀请众多好友到府上做客，张大千也在被邀之列。席间，张半丁拿出自己收藏的石涛画册，扉页上有日本名鉴定家的题字，证明这套画册属真迹。众人纷纷围上来观赏，连连称奇，张半丁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，很是开心，招呼每一个朋友都上前来看。

张大千走过去，瞄了一眼画册，便高声说：“这个画册，是我三年前画的，并非石涛真迹！”一句话，犹如平地起惊雷，在场的人全都愣住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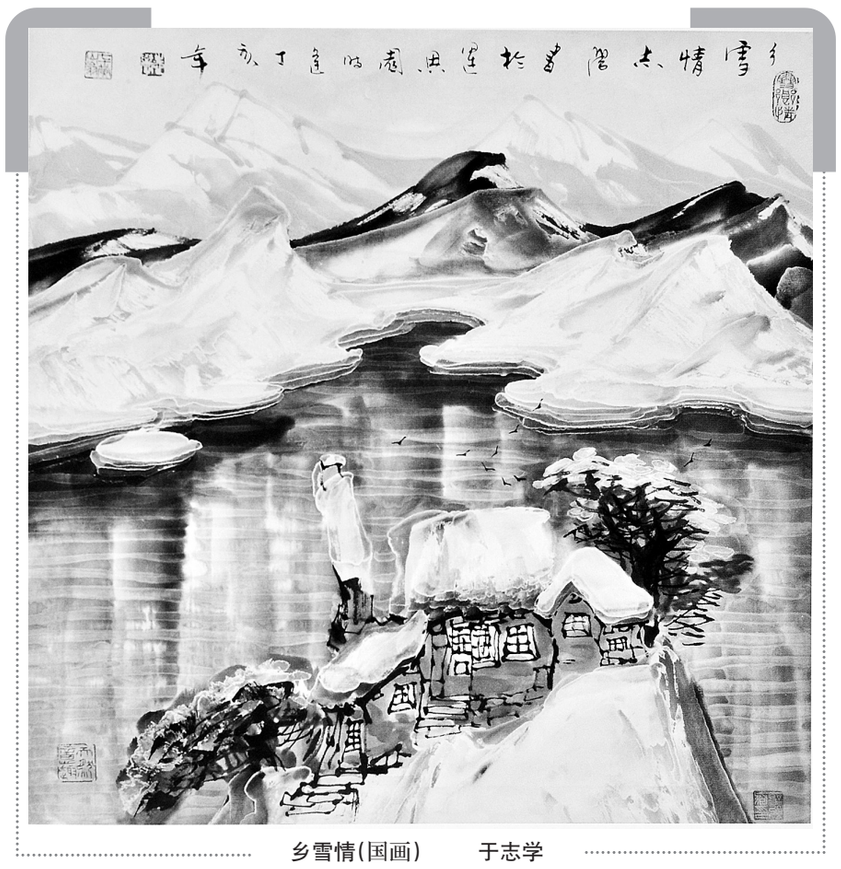
最震惊的当然是张半丁本人，他花了不菲的价钱，费尽心血收藏来的石涛画册，竟然是赝品？若果真如此，损失惨重不说，更是让他在朋友面前丢尽脸面，成为整个画坛的笑料。

因此，张半丁闻言立即拉下脸，大声质问：“你说这画册是你画的，有何凭证？”

张大千一想，哦，你居然还怀疑我说假话，那好，我就一五一十慢慢道来，让你心服口服。于是，他如数家珍般，将每页是何内容、是何题词和印章样式一一说出。大家翻开册页一一对比，果然和他说的丝毫不差，看来，被张半丁奉作珍宝并拿出来炫耀的石涛画册果真是赝品。

张半丁立在那里，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，尴尬不已，众人也不好久留，结果，欢天喜地的宴席被弄得不欢而散。

虽然张大千扫了大家的兴，但是张半丁却从此对他敬重有加，一个敢当众打假的人，除了才华令人敬佩，也确实耿直得可爱。



乡雪情（国画） 于志学

阅汉堂记

小陶鼎上有铭文

张健莹

金石学是由来已久的大学问，偏重研究历来刻在铜或其他金属上，刻在石头、石制器物上的文字。

砖瓦、古陶与金石相比，属于旁门左道，明器的砖瓦、陶器自然更不为金石学者看重。

近些年来，有识之士极力倡导古器物之学一说。时至今日，金石学包括古器物学和金石文字学两大门类的归类，已得到普遍认可。

由此，我的这个商代小陶鼎才被藏友们看好。很多刻有文字的汉陶汉砖也因此备受收藏者青睐。

这个商代小陶鼎高16厘米，显然是明器，其形依照当时的青铜器鼎。青铜器出现在史前，盛于夏商周，器物形制繁多，造型庄重优美，青铜器物上往往刻有铭文，铸有图案，史料价值、艺术价值十分了得。这枚陶鼎，虽是明器，按荀子说法是貌而不用，只求形似，制造的工艺上也有简化，似是今天说的微型景观。

这只小鼎的制作却一点也不草率，鼎上刻有文字：“佳月吉日公孙侯作宝鼎永享用之”。用之二字虽有剥落，仍可辨认。其意已相当明确，公孙侯的后人为其作宝鼎，还特意刻上永享用之，视死如生，视亡如存，先人们认为脱离了肉体的灵魂和活着的人一样在生活。

小鼎上刻的文字为金文，殷周秦汉的铜器上常常用这种文字，也称钟鼎文。陶器小鼎一丝不苟地刻下这样的文字，其文物价值、艺术价值应与青铜器等同。陶明器较青铜器存世量多，可是陶明器易碎难保存，眼下器物之学既为金石文字学之一种，带铭文的明陶器自然就有了登堂入室的荣幸。

新书架

《沉没的西雅图》

李昂

《沉没的西雅图》一书，描绘了一群90后中国留学生在西雅图的生活群像，他们背井离乡，在美国的荒凉小镇的大学里经历着焦灼、纠葛的留学生活。校园枪击事件、优等生谋杀导师、男女学生同居省房租……一切我们听闻的有关中国留学生的故事，都在这本书里。这里有着形形色色的怪咖，他们被异国的环境改变着，同时，也在改变着留学圈的生活……

小说以发生在西雅图的一桩谋杀案作为故事主轴，通过多视角叙事，引出纷繁复杂的死亡谜题。中国留学生的意外死亡背后，究竟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情事？是自杀还是他杀？谁将成为揭开疑云的人？这不仅仅是一部小说，更是一部体现当代90后留学生日常生活的真实记录。

作者文笔以细腻、奇幻见长，读者沉浸于丰富的故事情节的同时，还能享受到文字本身所具备的韵律之美。

连载

大英帝国：不控制的智慧

什么是大英帝国

从历史学的概念来看，严格地说，大英帝国成立于1877年，因为这一年英国女王才自封为印度皇帝，所以这一年大英帝国才算实至名归。

1877年，仅仅是历史学定义上的大英帝国的起点。如果我们要追寻这个帝国的内在逻辑，找寻它的历史逻辑起点的话，那还要往前推整整100年，也就是1777年。1775年，莱克星顿的枪声拉开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。1777年正是美国独立战争打得最凶的时候。

说到这儿，你可能已经明白了，后来那个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，其实是美国独立战争打完之后，一败涂地的英国在废墟当中浴火重生出来的帝国。

大英帝国的内在逻辑

英国人确实很悲哀，跟西班牙人、荷兰人、法国人打了几百年的架，好不容易开拓出了一块殖民地，现在人家却独立了。这真是一次重大的挫败。

但是，我在读历史的过程当中，觉得美国独立战争赢得好蹊跷，因为甭管是美国人写的书还是英国人写的书，他们描述的都是：华盛顿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很有道德感召力，士兵们就算饿肚子，就算没有粮饷，甚至连整齐的军服都没有，也愿意跟着他干。我们几乎看不到英国人怎样从一个占尽优势地位、通过多么惨烈的战役逐渐被削弱的故事，以及华盛顿将军运用怎样伟大的战略把英国人打败的故事。

其实，我们不能按照一般的逻辑来理解这场战争，因为人家毕竟是“亲父子”。所以，当英国人撤出美国、认输的时候，包括1783年美英在巴黎签署《巴黎和约》的时候，英国人都是同样一个心态：既然不划算，老子不玩了。即使我打赢了，又有什么好处呢？英国人算了算账，随它去吧。这个才是英国人止息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真正原因。

我们可以给英国人算一笔账，英国人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，其实还和法国人有过七年战争，耗费了多少军费呢？12亿英镑。我们今天看12亿英镑没多少钱，也就够建一座体育馆的，当年可是一笔不得了的巨款。

打完七年战争之后，英国人留了1万士兵在美国驻守，除了一些防卫的任务，还要跟印第安人作战。这1万人一年的军费是35万英镑。这是多大的财政负担啊！

那么，英国人能够从美国殖民地拿回多少税收呢？每年11万英镑。英国人傻吗？为了维护对美国这块殖民地的独占权，每年要花掉35万英镑，然而只能收回11万英镑，时不时还要支付一大笔像七年战争这样的军费支出。所以，从简单的账面资产上算，英国人不玩这局游戏是可以理解的。

很多人的逻辑是这样的：但凡领土，哪怕是一块小岛，我们也不能丢。但是英国人不这么想，为什么呢？这就得说到一个人——《国富论》的作者亚当·斯密。

《国富论》说服了英国人

《帝国》这本书的作者弗格森前两年演讲的时候，曾经讲过一段俏皮话：“1776年的时候，一个著名的英国绅士写了一本书，这是那一年的大事。那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小事，就是我们的一块殖民地要闹独立。”这段话让现场所有人都哈哈大笑，美国人都明白他在说什么。

这段俏皮话背后的逻辑其实特别有意思。美国独立战争和亚当·斯密发表了《国富论》，这两件事情到底哪个更重要？弗格森认为《国富论》更重要，因为正是《国富论》以及它包含的那些思想说服了所有英国人，“我们应该按这种方式去走我们的道路”。

什么方式？在《国富论》这本书的第七章里面，亚当·斯密帮英国人算了一笔账：第一，如果让美国独立，军费负担降下来了；第二，自由贸易的秩序马上又开始了，何必要独占呢？独占只对那些得到英王特许的商人有利，对老百姓的自由贸易没有利。第三，毕竟我们是同文同种，有那么多政治、法律、经济、血缘上的联系，此时虽然撤出了，但大家的情感马上就会恢复。以后万一我们英国出什么事，人家小兄弟还会来帮我们的。

不是说一个大学教授的一段话就能说服所有英国人，关键是英国有一批政治家听得懂这个逻辑。

最会算账的英国人

英国历史上最有趣的一个政治家，就是1783年上台的小皮特。首先，他的年龄就很传奇，他当首相那一年刚刚24岁，是英王力排众议，让这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当了国家的掌舵人，而且一当就是近20年。大英帝国正是在小皮特当政这20年中，完成了从美国独立战争的废墟中浴火重生的历史重任。

这个小皮特是亚当·斯密的粉丝。有这样一个历史记载，说有一天，小皮特跟很多政治家在一个房间里开会。这个时候，亚当·斯密推门进来了，全体立即起立。亚当·斯密说：“先生们，你们坐，不要客气。”小皮特说：“不行，先生您得先坐。”

这有点中国古代尊师重道的范儿，为什么“您得先坐”？因为这个屋里所有的人都是亚当·斯密的门生弟子。

从这个细节中，我们可以判断出两点：第一，亚当·斯密用他强大的说服力，说服了当时英国的主流政治家们；第二，这个说服带有一种恍然大悟、拨云见日的色彩。大家为什么这么尊敬他？说明此前它不是常识。

亚当·斯密带来了什么思想呢？虽然每个人都对各自的利益负责，但是只要参与分工，只要参与交易，大家最后都能受益。这么一算账，殖民地的问题就很好解释了，不要占有它，用大家的兄弟感情、血缘联系做生意就好。这样，我们就可以在整体的交易中获得新增的利益，而不是去争夺已经产生出来的财富。这是亚当·斯密算明白的一笔账。

100多年以后的19世纪末期，当整个欧洲列强都抖擞精神要冲出欧洲、走向世界、强占殖民地的时候，大家的心态是不一样的。英国人这套逻辑在亚当·斯密那个时代就已经形成了，而其他国家因为是后来者，往往是带有一种军备竞赛的心态去强占殖民地的。按照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·鲍姆的说法，这些其他国家在殖民地上用的钱是不划算的，是连本儿都没收回来的。

1904年，德国一本杂志上画了一幅漫画，很形象地表达了列强们对待殖民地的不同心态——

德国人讲规矩，他们把鳄鱼、长颈鹿都弄来跟德国人学正步走；法国人比较自由浪漫，与当地的土著部族打成了一片。

1